

天空湛蓝着,阳光明亮着,我走在北京大学的五四路上,随着风和阳光,穿过百年纪念讲堂,来到了燕南园。燕南园位于燕园之南,是燕园的“园中之园”。

燕南园是上世纪20年代,燕园建成初期燕京大学专门为教师建造的住宅区,是当年条件一流的西式别墅小区,按照当时燕大中外教师住宅的编号顺序,燕南园的住宅楼被定为51号到66号,后来学校扩建,增加了50号。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那飞檐斗拱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全然不同,燕南园是西式庭院别墅,据说除泥砖瓦取自当地,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。

### 回望燕南园

王雪璜

1952年院系大调整时,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,一批著名学者也汇入北大,他们多数入住燕南园。燕南园先后迎来北大的校长、学部委员、科学院院士等。在这些别墅中,人气旺盛的庭院中有燕南园东部的56号,这里的主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周培源,他在1978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

周培源特别爱花,每当春风吹醒北国大地,56号庭院前繁樱如雪,暖风轻拂,花枝摇曳,人称“周家花园”。“花园”的大门对赏花者是敞开的,无论教授还是学生,那里是爱花者的心仪之地。

周培源是一个才华横溢思维缜密的科学家,他还是一个有锋芒有担当有激情的知识分子,他对祖国的热爱,一往无前,他对妻子的挚爱,一生相依。1932年6月,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主持了他和王蒂淑的婚礼。

漫漫人生路,他们携手60年,分担风霜雨雪,分享春花秋月,燕南园里留下他们并肩漫步的身影。他们育有四个女儿,在女儿们的眼中,父母一直就是一对恩爱的恋人。两人一同外出时,父亲总是把手臂伸向母亲,她挽着他的手臂形影不离。

晚年王蒂淑瘫痪在床,他们不能一起漫步燕南园了,每天早晨周培源都会到妻子的房里问候:“你今天感觉怎么样?腰还疼不疼?我爱你,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。你对我最好,我只爱你!”周先生晚年右耳失聪,他说话声音响亮,每天全家都会聆听他那“爱的誓言”,这位周密严谨的科学大家,

历经近百年岁月的风霜雨雪,历经近百年时代的风云变幻,这些庭院别墅在春日的阳光下,安静地怀想着各自的前尘往事,欣悦地欣赏着喜鹊活泼的飞来飞去,淡定地倾听着喜鹊喳喳不绝的话语,他们如同阅历丰富的老人,平和沉静的面容下,有着波涛汹涌的故事。

### 打油杂咏(两首)

启锁斋

一

一瓣含笑落晨风,四时书房光明藏。才照自然芬奇境,又浴明丽凡高堂。倪瓒逸笔芭草草,李唐山川真泱泱。烟云宛转无今古,思维焉能困蛛网。

二

欲从山径寻意舒,黄莺声声逗松鼠。放翁驴瘦款款行,东坡月圆勃勃舞。旷达可以销奸佞,显风当能扫毒雾。岭是笔枕湖笔洗,漫蘸烟霞写小书。



青岛迎宾楼(钢笔画) 林春

### “偷懒”的评先评优

袁山

近期,一直忙于在微信手机上打勾,搞得头昏脑涨。自从微信手机几乎“人手一机”后,企业、行业及社区的各类评先评优活动多瞄上了大家的“掌上明珠”,所有的评比活动,都在微信上进行,要求参评者在选定的人选前打勾,一勾为一份,最后比谁的分高。

如此一来,自己社区的,我生怕分不高,我得请朋友帮忙打勾;朋友动员的,我也得帮忙,每天为打钩起

码忙碌半个小时,有时要忙碌好几天。

打个勾,只不过“举手之劳”,也不觉烦恼,但是,心存疑惑:评先评优,本应让人看到众多生动鲜活的榜样,使人内心感动、震撼、奋进,可每次打勾勾,我怎么总没有这种感觉呢?

可能是“评先评优”的组织者“偷懒”——把主要的内容省略了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每天对爱妻诉说爱的话语,心中的深情不变。一生只爱一个人,他们在60多年的日常生活中做到了,将爱的传奇变成了现实,他们在燕南园中留下了爱与美的诗篇,真挚而质朴,温暖而坚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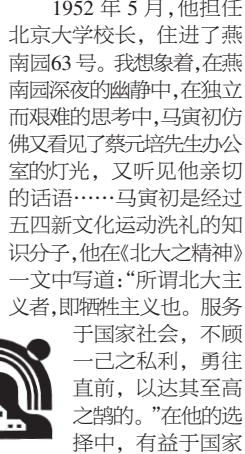
午后,燕南园依然是蓝天下的安静,喜鹊依然是兴冲冲的向导,他们兴致不减依然向我喳喳诉说,他们知道我还会离开,因为燕南园的往事很多很多。我来到了63号,这里曾经的主人是著名经济学家、教育学家、人口学家马寅初。

1952年5月,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,住进了燕南园63号。我想象着,在燕南园深夜的幽静中,在独立而艰难的思考中,马寅初仿佛又看见了蔡元培先生办公室的灯光,又听见他亲切的话语……马寅初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,他在《北大之精神》一文中写道:“所谓北大主义者,即牺牲主义也。服务于国家社会,不顾一己之私利,勇往直前,以达其至高之鹄的。”在他的选择中,有益于国家是高于一切的准则。他不仅以文章阐释他的北大主义,还以自己的路径践行着他的北大主义。

1953年,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,普查的结果引起了马寅初的关注。1957年7月,马寅初发表了《新人口论》,他认为“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。”1979年,97岁的马寅初得以平反,5月10日,马寅初在北京医院以百岁高龄辞世。

从1957年到1979年,这漫长的20年,是他一生中艰难而又曲折的20年,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20年。多少个风雪严寒的冬日里,他在思考中等待春风的温暖,多少个酷暑闷热的夏天,他在研究中等待秋风的清新。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、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,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、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有当代“中国人口学第一人”之誉。

他的塑像还在燕南园



燕南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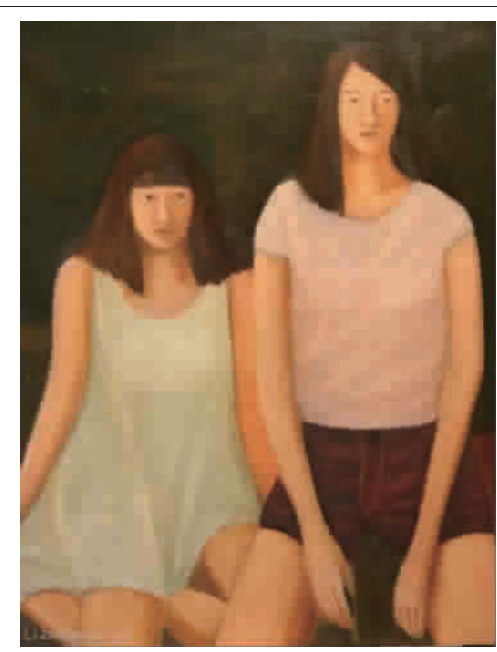
### 记忆中的空调

叶兆言

记忆中的空调,最初叫作“冷气”。小时候,它和家庭没关系,酷热的夏天要享受,你得去电影院。不是每家电影院都有冷气,也不能天天看,看电影是快活一时,看完电影,从电影院出来,你还得继续受罪。日轮当午凝不去,万国如在洪炉中,没有空调的岁月,对付炎炎夏天,只能一个字,熬。

空调之前的防暑工具是电风扇,这玩意在我小时候是奢侈品,一般人家也不会有,有也舍不得多用。“文革”后期,我高中毕业去工厂当工人,厂里有电风扇,也就是土制的通风机,用马达自己改装,风很大,专门给机器降温。人对着吹,有些吃不消,老师傅的办法是用两台电扇对着吹,风力在无形中便化解了。

还是在“文革”后期,我们家有一台电风扇,当时要开后门买,记不清托了什么,反正相当稀罕,是大院中的第一台家用电扇,很多人闻讯过来参观,看了都非常羡慕。记



两姐妹(油画) 李中茂

的故居前,留在北大的校园里,他坚持真理的形象留存在民族与时代的记忆中。

天色暗了,走在暮色渐起的燕南园,我仰望天空,大树粗壮的主干上伸出许多枝桠,细长的枝桠密集地伸向天空,它们细密地围住了一枚银白的小月亮。那小月亮犹如回望过去的眼睛,那密密匝匝的枝桠如同过往生活留下的丰富痕迹。

至少我还可以说,它们坏得起,生活好得起。

### 星空无垠 矢志求索

叶叔华

大家每天使用“北京时间”,大概没有想过它是从哪来的?那是1958年起,我负责筹建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。1963年,我国世界时精度跃居到世界第二位。1965年,我国的综合世界时系统通过了国家鉴定,正式作为我国的时间基准向全国发播,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。1981年7月1日以前,由上海天文台每天将标准时间讯号传送给广播电台,其精确度可达到千分之一秒,使得我国世界时的精度跃升至国际先进水平。

1973年,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过问天文领域的发展事宜,我提出要发展我国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,还要做激光测月球。我跑到电子工业部,找到一位处长,询问能否造一个25米的射电望远镜,对方一口回绝。我就在那位处长的办公桌前不远处,默默地站着,足足站了15分钟。他后来被感动了,约我第二天去见部长,望远镜的事情就解决了,但是相关计划还要在中科院立项,为此我去了中科院有关的局长。经过多年不懈努

### 记忆中的空调

叶兆言

忆中也不怎么用,人来了,大家对着一吹,然后就关了,谁还能没事总坐在电风扇边上。

可能年龄原因,小时候并不是很怕热,大家都出去乘凉,我便躲在房间里看书。然后是粉碎四人帮,改革开放,家里开始有了彩电。彩电给我的记忆,永远都在没完没了放电风扇广告,长城电扇,骆驼电扇,铿锵音乐配着很做作的广告词,非常时代特色。

家用空调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悄悄进入家庭,悄悄两个字很写实,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享受,要供电局批准,要有行政级别。我父母刚好够格,请人打报告,单位打证明,又托人去供电局盖章,好不容易批准,再去商场购买。

### 理发的事

任溶溶

我小时候怕理发,坐在理发椅上近半个钟头,动也不能动,太乏味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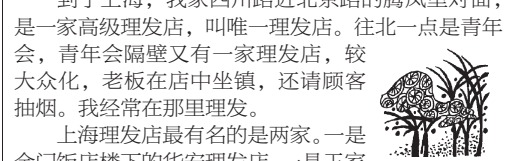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广州的理发店,即剃头铺,在观音桥脚。店很大,左右两边是理发椅子,我坐在一边的理发椅上,看着面前的大镜子,这镜子反映出对面的镜子,对面的镜子又反映出我这边的镜子,这样互相反映,倒也好玩,我坐着无聊,就只好看镜子,像看西洋镜一样。

到了上海,我家四川路近北京路的腾凤里对面,是一家高级理发店,叫唯一理发店。往北一点是青年会,青年会隔壁又有一家理发店,较大众化,老板在店中坐镇,还请顾客抽烟。我经常在那里理发。

上海理发店最有名的是两家。一是金门饭店楼下的华安理发店,一是王家沙对面的南京理发店。我搬到现泰兴路住宅后,就一直在南京理发店理发。在那里我常碰到大翻译家满涛,他还要替我拿钱。我说大家常来,还是各付各的。理发师中有广东人,我和他们很熟。有一次大清早我要出差,好像是去菲律宾,南京理发店未开门,幸遇熟悉的师傅,他带我进未开铺的理发店给我理了发。

“文革”期间曾提倡所有店家通宵营业,南京理发店就曾通宵营业过。有一次我从干校饲养场押送猪来沪,时已半夜,一身臭味,到南京理发店理了个发,店员还是欢迎我。

南京理发店后收进新人,有一小伙子进店便为我理发,这小子后来成了店中掌门人。



理发店

### 坏

黄惠子

最近家中物件接二连三地坏。

洗衣机坏了很久,又不全坏,哼哼唧唧凑合用。洗脸盆又坏,两三周以后又自行恢复了正常,赌气似的。窗帘坏了一半,打不开,合不拢,停留原地。电脑屡坏屡修,屡修屡坏,近日网络故障也成家常便饭。手机昨晚掉进水里,现在正湿淋淋躺在窗台,等待一场和暖光照的修复……这些不算太糟的坏,被搁置,被复原,或者被放任不顾。时间打磨之下,日子总不免暴露其得过且过的惰性,在可承受的范畴以内。

至少我还可以说,它们坏得起,生活好得起。

熟悉我的人,都知道我的一句口头禅:办一件事,假设只有40%的把握,如果停在那里不动,就会慢慢变成20%的把握,最后变到零。但积极争取,可以将其变成60%、70%,最后将事情办成。如今,我已过90高龄,但依然在“积极争取”,推动又一项更加宏伟的天文科学计划——SKA中国数据处理中心,能够最终花落上海,为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尽一份力。

SKA是“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(Square Kilometer Array)”的缩写,是举世瞩目的国际大科学工程,最终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。如果,上海能建设SKA中国科学数据中心,这将是成为中国天文大国的难得机遇,将为中国天文学跨越发展提供强大动力。拥有这个平台,我们将用第一手的天文数据信息,做与世界接轨的研究,争取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。那么,下一代世界顶级天文学家就很可能在中国诞生!

不求名利,心态良好,明请看本栏。



理发店